

布农◎著

—— 于 占 林 木 石 装 饰 艺 术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于占林“木石”装饰艺术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ISBN 7-223-33333-3
于占林“木石”装饰艺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占林“木石”装饰艺术 / 布农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222-10761-8

I. ①于… II. ①布… III. ①区(城市) - 庭院 - 园林设计 - 装饰设计 - 昆明市 - 图集 IV. ①TU98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9052号

策 划: 王建南

责任编辑: 王绍来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汪 涛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名: 于占林“木石”装饰艺术

作者: 布农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5

字数: 10千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0761-8

定价: 88.00元

于占林木石装饰艺术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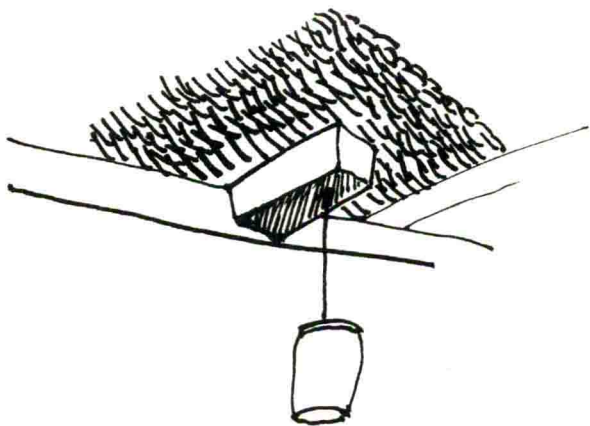


于占林这半世的人生，可谓多彩。

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从事过那么多的职业、走过那么多的地方——人生这外在的经历，若不曾与心性一同熬炼，不过是流光中的影，连阅历也不能算的，怎么能留驻在那人身上，见出颜色来呢。

于占林的多彩，在于他仿佛是个九窍灵通的人：他曾是个少年画家；是黄龙玉、树化玉、青铜器……诸般玩物的收藏家和鉴赏家；是奇树异草的种植者和欣赏者（他当然不止欣赏草木，他也欣赏流泉云影、飞鸟啁啾）；是杂学旁通的读书人；还是对各种食物的性味、烹饪时须拿捏的火候一类事情滋滋有味、玩味不已而且颇有心得的美食家（他的收藏不光有古玩玉器，也有成套的茶和酒）。

凡此种种才能、身份，都是要拿性灵的火慢炖才出得来味道的啊！炖久了，他生命的色彩便让人觉得陆离了——然而他并不显得仙风道骨或者飘洒不群，倒是稳当当如一



口钟。这还真让人琢磨：此公是不是炉火熠熠，就要烧到“纯青”了呢？

不好说——须知“炉火纯青”者，往往打通八极而游戏三昧的。那境界，难测。谁敢妄断呢？

于占林博通诸艺，可他绝不是“玩家”——玩家把玩这个世界，却不创造；而于占林不光撰文作画，更要紧的他还是位正儿八经的木石装饰艺术设计大师：小园中流泉绿树、招蜂惹蝶（我说的是营营飞来真正流连于花蕊的那种啊），屋舍中也是完全随心再造且置各色器玩收藏，让人进去了，就觉得生出些在这里坐忘三生或者望穿三生的念头。

遂有人说：老于是艺术家。

这话妙！

苏东坡说人作画作得好，有一具赞语：“可游可居”；说人写字有韵味——“如屋漏痕”。我们中国人心中，艺术的最高或者说最终境界，可不就是让人和自然真正和谐地共居在同一个家园，并且居住得圆通而澄明吗？

老于就做这个事儿。老于做的是大艺术。

多说一句：凡艺术家都有自己钟爱的材料，老于所营之居，应手所取尽是木与石。所以，这里就说说对于占林木石艺术的粗浅印象吧。

——

走进于占林先生设计装修的作品，你的感觉不是惊艳称奇，也不是高山仰止地肃然起敬，而是——舒泰。

是那种久违的、“相对如梦魇”的不敢相信世上还真有其事的舒泰——

若有园圃，那井然而让人浑然不觉地独特着的泉石之设、嘉木秀草之植，自不必说；只消进得屋内，眼睛的虹膜乃至全身的筋骨肌肤，立即畅适起来。但这种畅适是不需要在“适应过程”中慢慢获得、在“居然别有洞天啊”的讶异之后暗暗滋养的——没有“适应过程”，你只是已经就在这里，在人过的日子里（这日子青郁、饱满、诚实）。

因为，这里的光特别沉静，也特别纯净，悄然地流动着，却不会打扰你那像一条沉潜于池中的鱼儿般幽然在着却不可捉摸的遐想；这光轻盈，轻盈得让人视而不见，绝没有凌厉的威压感，却又是沉甸甸的，包含着光阴的醇味。你会觉得，这一刻生命的本质因此真切。那涵养着这一屋子似有还无、实有若虚的光，也浸润在了这一屋子光中的——石质的墙面、木质的墙面、石阶、木梯、柱、梁和梁间木质薄编的穹顶，以及桌椅、柜台……没有哪一样不是结结实实有着功用性的，却又统统不为功用所役，而是显出一种自在的、甚至悠游的气质——对，气质。在于占林的木石装饰艺术作品中，从墙体到穹顶、地面，无不显现着一种优雅高贵的诗性气质，于是整个空间就有了一种高贵的气质了（然而这气质的高贵是淡定平和的，绝不对人构成凌逼之势，反而让人在这其中安定下来，仿佛顺手自然地融入这种高贵气质）。

一个装潢过的空间，却觉不到造者心机之巧，尤其是它没有把人拘得小了，而是把人放得大了——这不是中国诗歌几千年传统中始终追寻的上佳境界吗？

味诗的人，必在诗中不由自主地寻找它所以如此的规律。你觉得于占林营修的屋舍是诗，你当然会漫步在于占林创作的这个空间里，努力辨识自己舒泰、畅适之感生成的源头。

你好像捕捉到那光的自然气质：它不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它就是这空间中理所当然的存在，所以它悠游而谦和（整个空间中当然有明暗变化，可光是溶溶的、融融的，没有分割，因而没有对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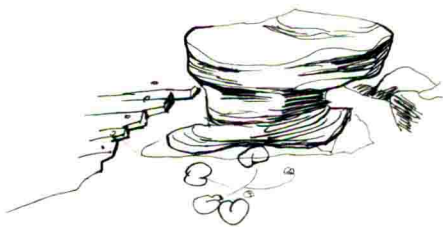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在一个沿袭着寻常房屋门窗系统，看来并没有安排特别的采光系统的空间中，就算是巧用机关，隐去光源，也只是让你的眼睛感到些柔和吧？而这里的光却是有呼吸的。这怎么可能呢？

你也能体会到这室内所有部件不仅安放得十分妥帖，使空间的变化始终保持着均衡之感，而且各个都具有活物一般灵动的特质：楼梯甩出一个不大不小，恰好乖巧地迎合了人转身弧度的尾巴，恰似鱼儿摆尾打起的水旋，这个旋儿和旁边的小池子构成了一种仿佛文学中的“通感”或者“隐喻”的关系；你注意到两窗之间温润厚重的咖啡色柚木“柱子”顶上托起的“梁”是白色的，白云一样轻盈，于是房子的间架显得高了，而白色的“梁”之间木条编成的弧形穹顶，把那梁的轻盈系住了，整个空间的完整得以稳定，并且木编的穹顶给了你祖母一般又亲又悠远的联想……

可是，这些看似可循的局部处理，为什么没有形成整个空间的规划设置感、形成一个个各自招人眼目的“亮点”，反而构造了整个空间如此不羁又如此浑成、让人只是怡然，只是浑然忘我、清醒地陶醉其中却感受到了比刚才的点滴“发现”更多更多东西的大和谐境界呢？

你忽然再次体悟了诗——诗是灵性的产物，而灵性也许有时是从“规律”中起飞的，却永远腾飞在“规律”的高处。



二

用“木石装饰艺术”来指称于占林取山谷之木石，对环境之自然妙造，还真是对无法命名之物的一种也算贴切的命名吧。

因为，满眼所见，都是木与石的运用。

他运用得艺术——可不仅仅是艺术。

于占林的石墙，就是石墙。

据我所见，他的石墙，也可以姑且概括出两种造型范式。

其一，多用于巷道、小房间、卫生间等更强调私密性和放松感的空间，是把表面如原石一般光洁而不平整、形状与颜色各异的石料，看似毫无规律却又衔接得极好地拼在一起。起伏的表面、不同石材的色泽、蜿蜒如江河的接缝，使整面墙、整个空间犹如老龟的甲壳，呈现出造化的天然之美——然而你感觉到的并不是未经驯化的“野趣”，倒是更像面对波洛克的画作，从容之中就体味到精神的自由无羁。

石墙面上随着你身体的移动而宁静地波荡的光线，又让这种无羁浸透了一种润泽的质感，于是，并不幽暗的光线就包含了些许幽趣——置身其间，你的心幽独而不孤寂、淡定而有厚度。

其二，往往运用于厅堂等处，是大致呈矩形然而表面凸凹粗糙，没有凿痕，边缘也不齐，整个看起来就像巨灵神用手掌掰出来的毛石，同样大小长短参差地砌在一起。墙体的大形状整齐大气，质感却是——怎么说呢，如果前一种石墙及其光影通体予人波漾流动的艺术之感，这一种石墙则不由人不联想到康定斯基那用块面和线条的不同构成，来呈现世界的无限微妙的抽象艺术作品。不过，老于的石墙比康定斯基的画离我们近——看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矩形毛石错落构成的墙面纹理，分明是积淀于千年国画传统中的节拍款曲，无序而有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吴冠中先生油画之中，每有此趣——例如著名的《汉字春秋：“凸凹”》）。

这艺确是玩得精了。

但说到这儿，好像远不能形容于占林石墙给你的感觉于万一。看来，这些有律可循

的“技”，虽然精熟之下，也可近乎化境，然于艺术家之心灵，究竟是皮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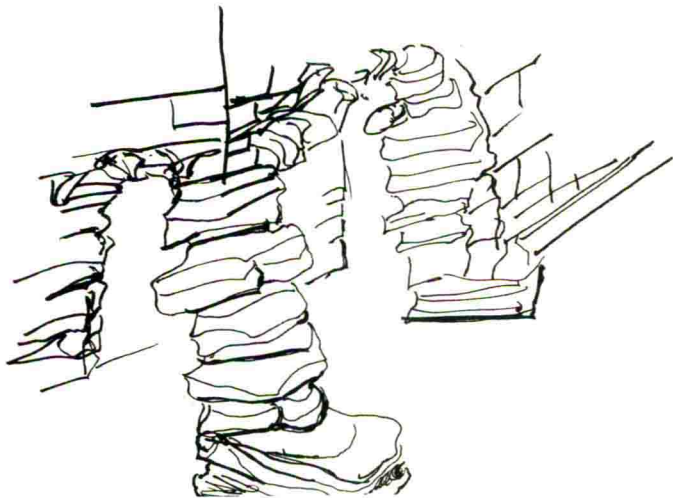
坐在于占林先生自己设计装修的精舍之中，呷一口从他时刻掌握着温度、湿度的茶仓中取出现沏的陈年老普洱，忽然联想到一个词：“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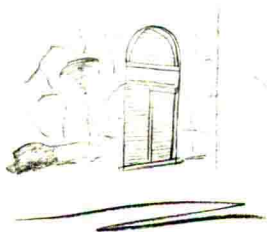
“品”是玩味或玩味之境界的高下，而“质”恰是玩味的内容。于占林的木石艺术寓于实物，“品质”二字，实在是大大的关键。

他如何“品”“质”的——

浑成的毛石墙，当然不能一无变化。其间，自有一道一道、一片一片的木质墙面和柱体。

曾见过许多尽量保持原木特色的室内木质装修，不修边幅，当然有“粗头乱服”式的“泥土本色”之趣，但“逸”而不见得“雅”（古人云：雅即正）；也曾见过以“高档”标榜的木质运用，精推细刨，精漆加身，规整得没了木味。但看于占林的木运用，却能够在不经意中滋养到心髓里去——平整修洁的木质，温润如南国少女的肌肤；庄重如南国少女的态度。未见刻意雕琢乔饰的木板，在这里居然透出端妍与性感并浓、婉丽与雅隽同在的气质。





这是对“质”的怎样的通透啊！这种通透，不悖于我们对“物”之“质”的常识，却穿透、超越这常识，能于一木一石中，见出造化之气。

再品其石墙，忽然悟到其气质不仅出于艺术处理的巧，更在于对石头的天然性之“质”，以及其中蕴藏的超于物质的“气质”之领悟。

不由想起一则禅宗公案：

“僧问：古镜未磨时如何？师曰：照破天地。问：磨后如何？师曰：黑漆漆地。”

于占林是做木石装饰艺术的，或许曾出入于老庄，未必用心问禅。然而他一当以全无功利心的艺术觉悟面对不可能回避功用性的家居艺术，无疑已深获那种禅家所谓的“平常心法”，于是“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但他的木与石却获得了灵性，两者映衬之间，不仅构成戏剧性的对比，更如镜子一般互参互照，直将一种大自然的内在性灵气质不着形迹地显出来。

或许正因为如此，走进于占林木石艺术造就的屋宇空间，你会如身处大自然中一般自然，真正获得人的性情解放。

三

于占林在木石的装饰艺术之外，于园艺、嘉木奇石、架上绘画等都有浓厚的兴趣和不俗的实践。而这种种兴趣陶冶出来的一派天真烂漫性情，自然地贯彻于他在室内设计上的艺术之思中。

——在有些设计作品中，他将一泓清水引入室内，曲流小桥，石潭鱼影，让数丈见



方的室内空间变得丰富生动，不仅不见拥挤仄逼，反显得旷远通透。

——他喜欢在设计室内空间的时候，连其中的家具器物一体构思。这种方式本身倒也是艺术家们常有的，但老于的家具器物之用，自有其特点。

他的器物常常是古朴典雅的，除了大方之外，最要紧的是实用的舒适性。这样的选择，无疑要冒着减损屋室的艺术感的风险。可是，奇怪，他巧妙地利用室内空间的转换，光的运用，与器物相互映衬的一二木石雅玩的设置，还有木质、石质的墙、地面、屋顶的统一与变化，让这些古朴、实用的器物，通通显出艺术的美感。

老于是一个老于生活的人，又是一个有着生活中不见磨灭，反而悠游的天真花俏心性的人。他的木石装饰艺术打造的室内空间，在高雅、大气和意境深远之外，还有着一一种趣味盈盈的气质。有时，这种气质依附于仿佛应手而得的花俏处理上，但居然除了让空间平添一段活泼（这活泼里是有些健旺的风流感的呢），硬是不沾一丝凡俗。

若非内在的禅意，这种境界自难达到。需知，禅心最见得出万类争荣的自由生机——

“柳色含烟，春光迥秀，一峰孤峻，万卉争芳。白云淡伫已无心，满目青山元不动……”

这是石门法真禅师走上堂来开口说出的话，应口应心，毫不作态，却更见风度。于

占林以木石造就的空间，同样是一丝不挂。

——他造一段环形的楼梯，梯脚与扶手邻近处，忽然置一木雕下山虎，极其具象，形神毕现的。这虎雕一下子让楼梯和扶手的弧形线条有了变化、有了节奏；更凭那老虎栩栩如生的姿态，让一屋子平添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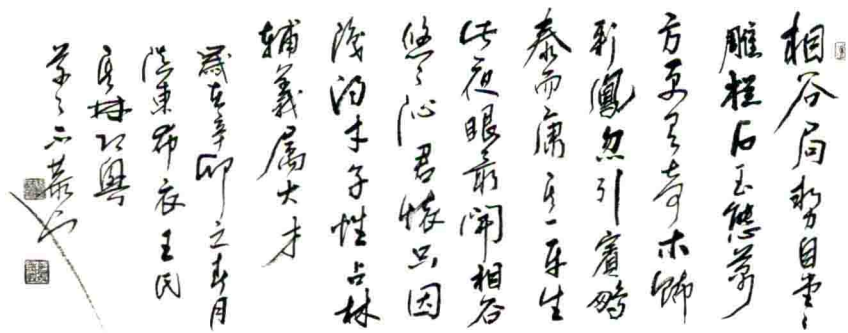
然而，这种具象的工艺品与高档、现代气质的室内装修的组合，岂是那一脑子概念、风格、风度之类的“专业人士”（可不是艺术家）敢于梦见的。而在老于这儿，应手就做了——于是你看见了浑然大美，一室熠熠。

——他出图样，找剑川木匠雕刻山水人物木雕，环饰于四壁屋顶下方通常加装饰线的地方和楼梯扶手处——又古又土的玩艺啊！它就和毛石墙壁、柚木条编织的穹顶共同成就了浑然而不羁的一片天地。

这浑成的天地补拙吗？不，恰恰是气派十足——高档，在于质感，更在于趣味的升华。

——他居然在一面贴满毛石的墙上，用黄龙玉原石砌了一个凸凹不平的门套！这种门套可是公园里的兰圃梅园之类常用的玩艺啊！放在现代化的高档家居室内，会不会佻庙植雪松，显得不伦不类呢。

可著名艺术家，中国书法学院院长王其林先生却即兴挥毫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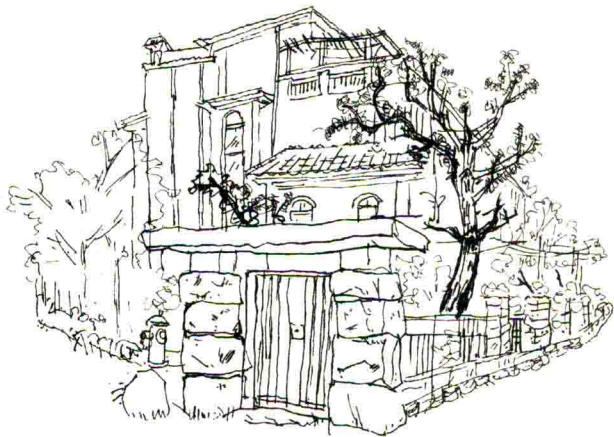
这门套在那里不仅和谐极了，而且充分显出劲道十足的贵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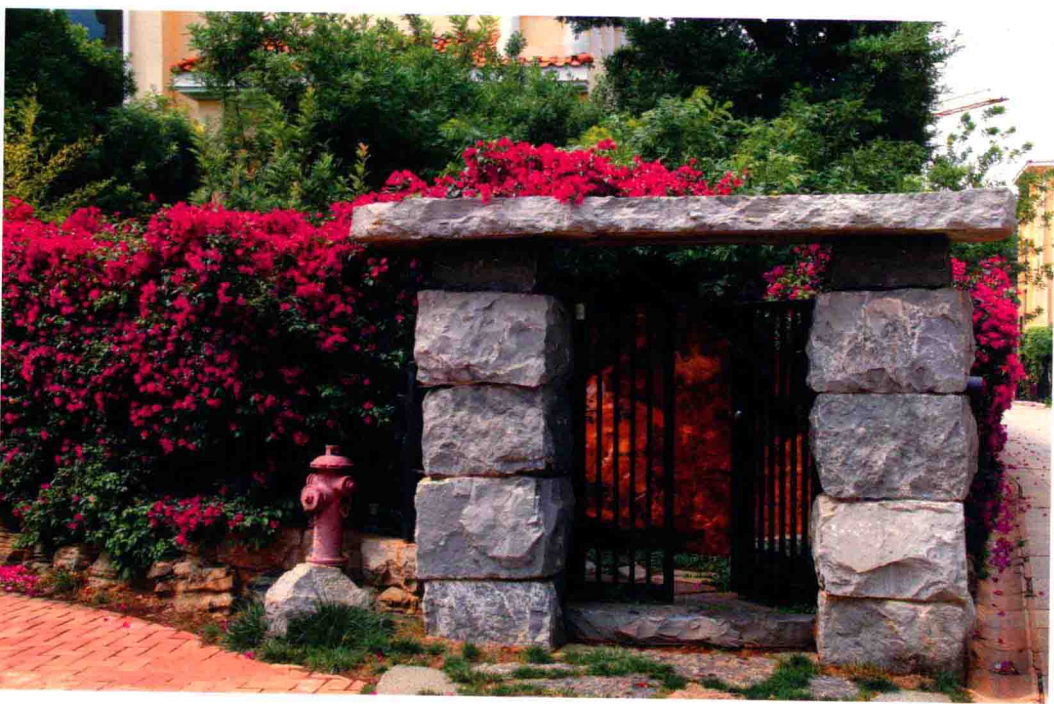
于占林木石装饰设计，华贵而结实的，但绝不会呈现些许呆板——因为总有许多仿佛神来之笔的元素，你以为会扰乱了构思，可是相反，它们反让作品的和谐充满弹性，妙趣天然。

他的天真花俏，是穿透雅俗、饱览沧桑后的一片明媚啊。

于占林的木石艺术，其实何止这写可以概括。我只是染指一角，就拈到了这份诗心禅韵，以及照破尘世后的天真——这后者最难得。它将艺术的诗性、禅意都激活成贯彻整体的、活的特殊艺术气质，也让于占林的艺术达到了“家”的理想性境界。它让我们久久玩味一句话——

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







YIM 木石装饰艺术



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山影到窗前。

